

秋水（战国）庄周

河伯与北海若

秋水时至，百川灌河；泾流之大，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。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，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，顺流而东行，至于北海，东面而视，不见水端。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，望洋向若而叹曰：“野语有之曰：‘闻道百，以为莫己若者。’我之谓也。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，而轻伯夷之义者，始吾弗信，今我睹子之难穷也，吾非至于子之门，则殆矣，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。”

北海若曰：“井鼃不可以语于海者，拘于虚也；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，笃于时也；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，束于教也。今尔出于崖涘，观于大海，乃知尔丑，尔将可与语大理矣。天下之水，莫大于海。万川归之，不知何时止而不盈；尾闾泄之，不知何时已而不虚；春秋不变，水旱不知。此其过江河之流，不可为量数。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，自以比形于天地，而受气于阴阳，吾在天地之间，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。方存乎见少，又奚以自多！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，不似罍(lěi)空之在大泽乎？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(tài)仓乎？号物之数谓之万，人处一焉；人卒九州，谷食之所生，舟车之所通，人处一焉。此其比万物也，不似毫末之在于马体乎？五帝之所连，三王之所争，仁人之所忧，任士之所劳，尽此矣！伯夷辞之以为名，仲尼语之以为博。此其自多也，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？”

河伯曰：“然则吾大天地而小豪末，可乎？”

北海若曰：“否。夫物，量无穷，时无止，分无常，终始无故。是故大知观于远近，故小而不寡，大而不多：知量无穷。证向今故，故遥而不闷，掇而不跂：知时无止。察乎盈虚，故得而不喜，失而不忧：知分之无常也。明乎坦涂，故生而不说，死而不祸：知终始之不可故也。计人之所知，不若其所不知；其生之时，不若未生之时；以其至小，求穷其至大之域，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。由此观之，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，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之域！”

河伯曰：“世之议者皆曰：‘至精无形，至大不可围。’是信情乎？”

北海若曰：“夫自细视大者不尽，自大视细者不明。夫精，小之微也；郛，大之殷也；故异便。此势之有也。夫精粗者，期于有形者也；无形者，数之所不能分也；不可围者，数之所不能穷也。可以言论者，物之粗也；可以意致者，物之精也；言之所不能论，意之所不能察致者，不期精粗焉。是故大人之行：不出乎害人，不多仁恩；动不为利，不贱门隶；货财弗争，不多辞让；事焉不借人，不多食乎力，不贱贪污；行殊乎俗，不多辟异；为在从众，不贱佞谄；世之爵禄不足以为劝，戮耻不足以为辱；知是非之不可为分，细大之不可为倪。闻曰：‘道人不闻，至德不得，大人无己。’约分之至也。”

河伯曰：“若物之外，若物之内，恶至而倪贵贱？恶至而倪(ní)小大？”

北海若曰：“以道观之，物无贵贱；以物观之，自贵而相贱；以俗观之，贵贱不在己。以差观之，因其所大而大之，则万物莫不大；因其所小而小之，则万物莫不小。知天地之为稊米也，知毫末之为丘山也，则差数睹矣。以功观之，因其所有而有之，则万物莫不有；因其所无而无之，则万物莫无。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，则功分定矣。以趣观之，因其所然而然之，则万物莫不然；因其所非而非之，则万物莫不非。知尧、桀之自然而相非，则趣操睹矣。昔者尧、舜让而帝，之、咍让而绝；汤、武争而王，白公争而灭。由此观之，争让之礼，尧、桀之行，贵贱有时，未可以为常也。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，言殊器也；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，捕鼠不如狸狌，言殊技也；鸱鸢夜撮蚤，察毫末，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，言殊性也。故曰：盖师是而无非，师治而无乱乎？是未明天地之理，万物之情也。是犹师天而无地，师阴而无阳，其不可行明矣！然且语而不舍，非愚则诬也！帝王殊禅，三代殊继。差其时，逆其俗者，谓之篡夫；当其时，顺其俗者，谓之义之徒。默默乎河伯，女恶知贵贱之门，小大之家！”

河伯曰：“然则我何为乎？何不为乎？吾辞受趣舍，吾终奈何？”

北海若曰：“以道观之，何贵何贱，是谓反衍；无拘而志，与道大蹇。何少何多，是谓谢施；无一而行，与道参差。严乎若国之有君，其无私德；繇繇乎若祭之有社，其无私福；泛泛乎其若四方之无穷，其无所畛域。兼怀万物，其孰承翼？是谓无方。万物一齐，孰短孰长？道无终始，物有死生，不恃其成。一虚一满，不位乎其形。年不可举，时不可止。消息盈虚，终则有始。是所以语大义之方，论万物之理也。物之生也，若骤若驰。无动而不变，无时而不移。何为乎，何不为乎？夫固将自化。”

河伯曰：“然则何贵于道邪？”

北海若曰：“知道者必达于理，达于理者必明于权，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。至德者，火弗能热，水弗能溺，寒暑弗能害，禽兽弗能贼。非谓其薄也，言察乎安危，宁于祸福，谨于去就，莫之能害也。故曰：‘天在内，人在外，德在乎天。’知天人之行，本乎天，位乎得，踟躅而屈伸，反要而语极。”曰：“何谓天？何谓人？”北海若曰：“牛马四足，是谓天；落马首，穿牛鼻，是谓人。故曰：‘无以人灭天，无以故灭命，无以得殉名。谨守而勿失，是谓反其真。’”

白话翻译

秋水随着时令到来，千百条川流都奔注入黄河，大水一直浩瀚地流去，遥望两岸洲渚崖石之间，辨不清牛马之形。于是乎，河伯（黄河之神）便欣然自喜，以为天下所有的美景全都在自己这里了。他顺着水流向东走，到了北海。他向东遥望，看不见水的尽处。于是，河伯才改变了他的神态，茫然地抬头对北海若（北海之神）感慨地说：“俗语说：‘自以为知道很多道理，没人能赶上自己了。’这正是说我呀。而且，我还曾经听说过

有人贬低仲尼的学识，轻视伯夷的节义，开始我不相信。现在我看到你的浩瀚无穷，如果我不到你的门下，那是多么危险，我将会永远被讥笑于大方之家了。”

北海若说：“井底的蛙，不能跟它谈海之大，因为它被狭小的生活环境所局限；夏天的虫，不能跟它谈冬天的冰，因为它受到气候时令的限制；知识浅陋的曲士，不能跟他谈大道理，因为他被拘束于狭隘的教育。现在你走出了水崖河岸，看到了浩大的海，才知道你的鄙陋，你才可以同我谈论大道理了。天下所有的水，没有比海更大的了，千百条川流都归注到大海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停止而不溢出；从尾闾流泄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流尽而又不空；无论春天或秋天，大海总没有变化；无论干旱水涝，大海永远没有感觉。这就是大海胜过江河水流之处，海水不能以容量来计算，但我从来没有以此自夸，我自以为形体同于天地，气魄受于阴阳，我在天地之间，好象太山上的一块小石，一株小树，正自感到渺小，又怎么会因此自大呢。请你想想四海在天地之内，不就象一小块石头浸在大湖里吗？整个中国在四海之内，不是象太仓中的一粒细米吗？世上的物类数以万计，人只是万物之一。九州岛之大，住了许多人，生长了许多谷物粮食，通行着许多舟船车马，人也只是其中之一。人与万物比较起来，不是象马身上的一根毛吗？古代三王五帝所要继承和争取的，讲仁义的儒者所担忧的，讲任劳的墨家所努力的，都是这些东西。可是伯夷却为了节义之名而辞让不受，仲尼为了显示多知博闻而讲个不停，这是他们在自我夸耀，不是象你刚才自夸其水之大一样吗？”

河伯说：“那么，我把天地看得很大，把毫末看得很小，行吗？”

北海若说：“不行。万物的量无穷无尽，时间无有止境，性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一切事物的终与始也不是固定不变的。因此，大智大慧的人从远近各个角度观察万物，所以他看到小的不以为小，看到大的不以为大，因为他知道物量无有穷尽。他理解事物，必求证于今古，以今事证古事，古事虽远，也看得很明白；以古事证今事，今事虽近在手头，也有不可理解的地方。因此他知道时间不会终止。他又看透了盈虚消长的规律，所以有所得也不以为喜，有所失也不以为忧，因为他知道性分不会永远不变。他又明白人生的大道，所以生活着并不感到喜悦，死亡也不以为是祸灾，因为他知道万物终始的变化也是不固定的。计算一个人所知道的估不如他所不知道的那么多；一个人生存的时间，不如他未生的时间那么长。人们用自己有限的生命，去求得掌握无限大的知识，就只会感到迷惑而不能满足。由此看来，你又怎么能知道毫末可以定为最微小的标准，又怎么能知道天地可以作为最大的极限？”

河伯说：“世人的议论都说，‘最微细的东西是无形的，最大的东西是无限的’。这是真实情况吗？”

北海若说：“站在小的角度去看大的东西，是看不到极限的；站在大的角度去看细微的东西，是看不清楚的。所谓精，是最为微小的；所谓埤，是最为庞大的，所以能够看出不同的区分，这是形态上具有的区别。所谓精和粗，都只能凭借有形态的东西来判断。无形态的东西，就不能用数字来区分；没有范围的东西，不是数字所能算清。凡是可以用语论述的东西，都是粗大之物；只能意识到的东西，便是细微之物。语言所不能论述，意识所不能观察到的，就不能用精粗去衡量了。因此，得道的大人先生的行为，不会出于害人，但也不重视给人以仁义恩惠；他们的行动不为求利，也不以做门隶奴仆为贱；他们不争夺财货，但也并不赞赏辞让；做事不借助他人，不赞美自食其力者，也不轻视贪污的人。他们的行为既与一般世俗人不同，却并不主张高傲怪僻；表现和众人一样，也不贱视谄佞的人。世俗的官爵利禄，对他们起不了鼓励作用；刑罚侮辱，也不足以成为羞耻。他们知道是非不是一定的区别，大小也不是一定的标准。听说：‘有道的人不求名声，品德极高的人不自显其德，伟大的人都是忘我无私的。’这些人都是最能守性分的人。”

河伯说：“那么，在万物的内或外，有什么标准去区别贵贱和大小呢？”

北海若说：“从道的观点看，万物并无贵贱之分。从事物本体看，都是自以为贵而贱视对方。从世俗观点看，贵贱在于舆论而不在于物的本身。从事物的相对差别看，就会按照自己所认为大的标准去要求大，那么万物都可以说是大的；按照自己所认为小的标准去要求小，那么万物都可以说是小的。如果知道天地有时也象细米那么小，知道毫末有时也象丘山那么大，那么差别的概念就没有了。从功利的观点看，如果按自己所有的标准去看，那么万物都有功利；用自己所没有的标准去看，那么万物都没有功利了。知道了东和西是两个相反的方向，而两者彼此又不能没有，那么功利的性分就可以确定了。再从一个人的思想倾向看，如果依照自己认为对的就肯定它，那么万物没有不对的；如果按照自己认为不对的就否定它，那么万物没有不可被否定的。知道尧和桀都自认为是而互相否定，那么倾向和标准便表现出来了。从前，尧和舜由禅让而取得了王位，燕王哙禅让给国相子之而身亡国乱；商汤伐桀、周武王灭纣，都以斗争取得了王位，而楚国的白公胜却因斗争而自取灭亡。由此看来，斗争和禅让的仪式，尧和桀的行为，贵或贱都是由于时势的不同，不能认为那是经常不变的规律。粗大的栋梁可以用来攻撞城墙，而不能用来堵塞蚁穴鼠洞，这是说不同的器材有不同的用法。骐驎、骅骝，一天能跑千

里，捕捉老鼠却比不上野猫和黄鼠狼，那是说不同的才技有不同的用处。猫头鹰能在黑夜中捕捉跳蚤，能看清楚最小的东西，可是在白天，它睁大了眼睛还看不见山丘，这是说才性不同而能力也不同。所以说，如果肯定自己的‘是’而否定‘非’，自以为能‘治’而否定‘乱’，这就是不明白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和道理啊。这正象只尊崇天而看不到地，尊崇阴而看不到阳那样，这显然是行不通的。但是，某些人还要坚持辩论而不愿放弃，这不是愚蠢便是有意制造混乱。三王五帝有不同的禅让方式，夏、商、周三代有不同的继承法，不适应时势，违反风俗人情的，就称之为篡弑的叛徒。配合时势，顺应世俗人情的，就被称为仗义的革命家。安静些吧，河伯，你哪里会知道贵和贱的界限，大和小的标准呢！”

河伯说：“那么，我应该做什么？不应该做什么？我对于一切事物的拒绝或接受，求取或放弃，究竟应该怎么决定？”

北海若说：“从道的标准看，什么贵什么贱，都是各自向对立的方向发展。不要拘泥你的思想，否则会与大道相抵触的。哪里多哪里少，那是事物的代谢转化。不要固执你的行为，而与大道有参差。要庄重地象国君那样，对谁都公正无私；坦然自得地象社祭时的土地神，对谁都不偏私福佑；浩荡广大地象天地四方那样无边无际，没有界限。要能同时包容万物，谁也不受到特殊的偏爱，这就叫做‘无方’。天下万物都是一样的，无所谓长短。大道无终无始；万物都有死有生，所以它的存在是不足凭恃的。事物的变化时虚时满，形态也是不固定的。年岁不能提取，时光无法停止，消亡、生长、满盈、亏虚，始终循环。知道这种现象，就可以谈论大道的方向、原则，和万物变化的规律。天下万物的生长，象奔驰一样，没有一个动作不在变易，无时无刻不在转移。你何必耽心于做什么，不做什么呢？它本身就在不断变化。”

河伯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又何必重视‘道’呢？”

北海若说：“懂得道的人，一定能通情达理，通情达理的人，一定很懂得权宜应变，能应变的人，就不会因物而伤害自己。有最高道德的人，火不能烧灼他，水不能淹溺他，严寒酷暑都不能伤他，凶禽猛兽不能残害他。这并不是说要他故意去触犯水火、寒暑、禽兽，而是说他很能察觉安危、祸福的契机，能小心地选择进退去就，因此外物不能伤害他。所以说：天性是内在的，人为是外在的，道就体现在天性里。知道天性和人为的运行规律，以了解天性为基础，以道德为根据，或退或进，或屈或伸，这就是归结到要点，而我的话也尽于此了。”

河伯说：“那么，什么是天性？什么是人为？”

北海若说：“牛和马都有四条腿，这就是天性。给马络上笼头，给牛鼻上穿上绳索，就是人为。所以说：不要用人去毁灭天性，不要因人事而忽视天命，不要因有限之得而殉无穷之名。小心地紧守这三个原则，这才叫做反朴归真。”